游宦紀聞 張世南
行都紀事 陳晦
隣幾雜誌 江休復
楓窓小牘 袁褧
湖湘故事 陶岳

宋　張世南

書云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一歲三百有六十有六日明甚今以每歲十二月計之只三百六十日又有小盡不與焉世南嘗以此問學者所對皆未精切其說當以今歲立春數至來歲立春恰三百六十有六日（以時刻較之實三百六十有五日零三也）世南始得其說未以爲然取百中經試加稽考殊無差者蓋三百六旬有六日言其凡也其實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一歲云者
自今歲冬至數至明年冬至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奇
三時所奇三時即四分日之一也若以十二月計之
不滿三百六十日者月有小盡又積其餘五度有奇
合之以置閏其所以有小盡有閏月者以月行速二
十七日有奇也周天進三十度與日合朔合朔之際
即爲一月凡一歲十二合朔故曰十二月若論春之
一當以氣周斷不當以十二月斷也

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物理相感之異者常觀晴

錄載歐公家有一玉罌形製甚古且精巧始得之梅
聖俞以爲碧玉在潁川時嘗以示僚屬坐有兵馬鈐
轄鄧保吉者眞宗廟老內臣也識之曰此瑤器也謂
之翡翠寶物皆藏宜聖庫有翡翠琖一隻所以識也
其後偶以金環於器腹信手磨之金屑紛紛而落如
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諸藥中犀最難細
搗必先銚屑乃入衆藥中已而衆藥飾盡犀屑猶存
偶行見一醫生元違者解犀爲小塊千方一寸半許
以極薄紙裹置懷中近肉以人氣蒸之候氣薰蒸浹

洽乘熱投臼中急搗應手如粉因知人氣之能粉犀也今醫工皆莫有知者

書大字用松烟墨每患無光采而墨易脫偶得太一宮一高士書符用墨訣試之果妙其法以黃明水膠半兩許用水小盂煎至五分蒸化尤妙如磨松墨時以膠水兩蜆殼研至五色見浮采再添膠水俟墨濃可書則止如覺滯筆入生姜自然汁少許或溶膠時入濃皂角水數滴亦可

今醫家修製藥品往往一遵古法如本草炮炙及許學士方前所載亦既詳矣世南在蜀得數法頗出古人意表如麥門冬去心古法湯泡少時則易去今只以銀石銚火上微烙隨手漸剝極易爲力又不爲湯漬去藥味乳香沒藥最難研若作丸子藥則以乳鉢研畧細更入酒或水研頃刻如泥更無滓脚若酒糊丸則入酒研若以麵則入水研甚省力而易細且不飛走以耗分兩

淮南人藏塩酒蟹凡一器十隻以皂莢半挺置其中則經歲不壞世南向侍親至四明塩白而廉僕輩貪

利以菴盛貯邸翁曰塗中走鹵將若之何投汝一法可煨皂莢一梃置其中則無慮矣試之果然

凡衣帛爲漆所汚即以麻油先漬洗透令漆去盡即以水膠溶開少著水令濃以洗麻油頃刻可盡蓋膠性與油相著即如米泔桐油亦然若白衣爲油涴石膏火煅研細糝汚處以重物壓過夜則如初如卒無此只以新石灰亦佳此皆已試之効

驗漆之美惡有檃括爲韻語者云好漆清如鏡縣[illegible]似釣鈎撼動虎斑色打著有浮漚驗眞桐油之[illegible]

細筏一頭作圈子入油蘸若眞者則如鼓面鞔圈上纔有僞則不著圈上矣

尊人有誡後生不可稱前輩表德也古人以爲美稱殷人以諱事神而後有字儀禮子祭父云敢昭告于考伯某父稱字也子思子作中庸稱其祖曰仲尼曰云云爰盎之姪問盎曰然能日飲幾何近世子由與坡公多言子瞻兄陳了齋師事龜山簡中稱中立先生非若今世俗既諱其名又諱其字也又今往往有台諱尊諱之語尤非是生曰名死曰諱載之禮經可

覆禮部韻載光常廟諱曰諱今上皇帝御名只曰名稱生人名乃曰諱不祥之甚也

辨博書畫古器前輩蓋嘗著書矣其間有論議而未詳明者如臨摹硬黃響榻是四者各有其說今人皆謂臨摹爲一體殊不知臨之與摹迥然不同臨謂置紙在傍親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若臨涖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曰摹硬黃謂置紙熱熨斗上以臘塗勻儼如枕角毫釐必見響榻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窻牖間映光摹之辨古器則

所謂欵識蠟茶色朱砂斑真青綠井口之類方圖真古其製作有雲紋輕重雷紋垂花雷紋鱗紋細紋粟紋蟬紋黃目飛廉饕餮螭蛟虬龍麟鳳熊虎龜蛇鹿馬象夔犧蜼（余李反）鳧雙魚蟠虺如意圜絡盤雲百乳鸚耳貫耳偃耳直耳附耳挾耳獸耳虎耳獸足夔足百獸三螭穟草瑞草篆帶（若蚪結之勢）星帶（四旁飾以星象）輔乳（鍾名用以節樂者）碎乳（鍾名大乳三十六外復有小乳周之）立夔雙夔之類凡古器制度一有合此則以名之如雲雷鍾鹿馬洗鸚耳匜之類是也如有欵識則以欵識名如周叔液彝

齊侯鍾之類是也古器之名則有鍾大曰特中曰鑄小曰編鼎尊罍彝舟類洗而有耳卣音酉又音由中尊器也有覆蓋之類也瓶爵斗有耳有流有足流即觜也卮觶之跋切酒觴也角類彝而無柱杯敦簠其形方簋類鼎而跋蓋有四足豆獻中偃切無底甑也錠徒徑切又都定切斝觚鬲形制同鼎漢志謂空足曰鬲鍑方宥切玉篇云似釜大其實類小瓮而有環盉戶戈切又胡臥切盛五味之器也似鼎而有蓋有觜有机攀啬其類有四口圓曰區方曰溫盦於含切覆蓋也似洗而腰大有退有提攀甈蒲後切類啬而矮鋪類豆鋪陳鷹獻之義罌類釜鑑盛水器上方如斗鏤底作風窻下設盤以盛之匜弋之切沃盥器盤洗盆銷呼玄切一類洗王篇云小盆也杼[illegible]錞鐸鉦類鍾而矮鐃戚鐓飾柄奩鑑即鏡節鉞戈矛盾弩機

坐旂鈴刀筆杖頭蹲龍宮廟乘輿之飾或云欄楯間物鳧車兒戲之具提梁龜蛇硯滴車輅托轅之屬此其大槩難於盡備然如此者思過半矣所謂欵識乃分二義欵謂陰字是凹入者刻畫成之識謂陽字是挺出者正如臨之與摹各自不同也臘茶色亦有差別三代及秦漢間之器流傳世間歲月寖久其色微黃而潤澤今士大夫間論古器以極薄爲眞此蓋一偏之見也亦有極薄者有極厚者但觀製作色澤自可見也亦以數百年前句容所鑄其藝亦精今鑄不及必竟黑而燥須自

然古色方爲眞古也

視品中端石人皆貴重之載於譜紀取名各異其有眼爲端或以無眼爲貴然石之青脉者必有眼嫩則多眼堅則少眼石嫩則細潤而發墨所以貴有眼不特爲石之驗也眼之品類不一曰鸚哥眼鸜鵒眼了哥眼雀眼白雞眼猫眼菉荳眼各以形似名之翠綠爲上黃赤爲下諺謂大黯爲佳然亦石之病且石有眼余亦不取大抵瑕翳於石有嫌況病眼假[illegible]度尤不足觀

玉出藍田昆崗本卯亦云好玉出藍田及南陽徐善亭部界日南廬容水中外國于闐疎勒諸處皆善今藍田南陽日南不聞有玉國朝禮器及乘輿服御多是于闐玉晉天福中平居誨從使于闐爲判官作記紀其采玉處云玉河在國城外源出崑山西流三千餘里至國界牛頭山分爲三曰白玉河在城東三十里曰綠玉河在城西二十里曰烏玉河在綠玉河西七里源雖一玉隨地變故色不同每歲五六月水暴漲玉隨流至多寡由水細大水退乃可取方言曰撈

玉國王未采禁人至河濱大觀中添創入寶從于闐國求大玉一日忽有國使奉表至故事下學士院召譯表語而後若詔其表云日出東方赤赤大光照見西方五百國五百條員生師子黑漢王表上日出東方赤赤大光照見西天下四天下條員王何勇大官家你前時要者王自家甚是用心力只爲難得似你尺寸底自家已令人兩河去訪纔得似你尺寸底便奉上也當時傳以爲笑後果得之厚大踰三尺色如截肪昔未始有也大底今世所寶多出西北部故

夏五臺山于闐國玉分五色白如截肪黃如蒸粟黑如點漆紅如雞冠紫如臙脂惟青碧一色高下最多端帶白色者漿又分九色上之上之中之下下之上之中之下惜和殿有玉等子以諸色玉次第排定凡玉壬則以等之比之高下自見今內帑有金等子亦此法

自甲至癸爲十幹自子至亥爲十二枝後人省文以幹爲干以枝爲支非也

今之遠官及遠服賈者皆云天涯海角蓋談遠也頃

在成都嘗聞有天涯地角石暇時訪古及閱圖志乃知天涯石在中興寺耆老傳云人坐其上則脚踵不能行至今人不敢踐履及坐其上又有天牙石在大東門對昭覺寺高六七尺有廟今在市人湯家園地角石舊有廟在羅城內西北角高三尺餘王均之亂爲守域者所壞今不復存矣欽州有天涯亭廉州有海角亭二郡皆南轅窮途也

沙隨程先生嘗云頃於行在見一道人以笛柱項下吹曲其聲清暢而不近口竟不曉所以然此說已在三十年前嘉定庚辰先兄岳翁趙憲伯鳳自曲江[illegible]一道人歸三衢亦喉間有竅能吹簫比飲食則以物塞之不然水自孔中溢出每作口語則塞喉間作喉間語則以手掩口先兄之所自覩但不知沙隨先生昔所見者是此人否

諸香中龍涎最貴重廣州市眞者每兩不下百千次亦五六十千係蕃中禁榷之物出大食國近海傍常有雲氣罩山間即知其有龍睡在其下或半載或二三載土人更相守視俟雲散則知龍已去往觀必得

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視所守人多寡均給之或不平更相讐殺或雲龍多蟠於洋中大石卧而吐涎魚聚而嚙之土人見則沒而取焉又一說大海洋中有渦旋處龍在下涉出其涎爲太陽所爍則成片爲風飄至岸人則取之納官予嘗扣泉廣合香人云龍涎入香能收飲腦麝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嶺外維紀所載龍涎出大食西海多龍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鮫人采之以爲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前黑又一說云白者如百藥煎而膩理卑亞之如五雲脂而光澤其氣近於臊似浮石而輕或結而不散坐客可用一剪以分烟縷所以然者屬氣樓臺之餘烈也又一說云龍出沒於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曰汎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汎水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出沒隨而取之滲沙乃被波浪飄淵嶼凝積多年風雨浸淫氣味盡於沙土中魚食乃復作糞散於沙積其氣腥穢汎

水香可入香用餘二者不堪曲江鄭顥以爲就三說較之後說頗是諸家之論不同未知孰當以愚見第一說稍近

宋 陳晹晦

北山九里松牌吳說書高宗詔天竺一遂親御宸翰徹去吳書吳未幾守信州陛辭高宗因與語云九里松乃卿書乎吳唯唯復云朕常作此三次觀之終不如卿吳益遜謝暨朝退即令再揭元牌遍索之乃得而天竺一庫院復令植道旁今所榜是也

橘園亭在今豐樂橋投北自棚前直穿即是蓋向來未建都之時此地皆種橘高宗欲親巡就此乘舟創

亭其上前臨大河故是至今此街市傳爲橘園亭
俞家園在金井亭橋之南向時未爲民所占皆荒地
或種稻或種菱故因以園爲名今則如蜂房蟻蝗蓋
爲房廊屋巷陌極難認蓋其錯雜與棋局相類也
有兩行繩巷都亭驛前一候潮門外一有兩名版巷
臨安府前一柴木巷中一有兩龍舌頭臨安府前并
江下鯗團兩櫻桃園七寶山并薦橋門外是也
城中舊無閑闌沿河惟居民門首各爲欄障不相聯
屬河之轉曲兩岸燈火相直醉者夜行經過如履

地往多溺死歲以數十百人計自王宣子尹京始於
抽解場材置大木欄城內沿河皆周匝每船步留一
門民始便之
閭丘編修泳自言往年遊宦湖湘間舟行江上有客
子附舟尾至暮吹笛可聽閭丘正飲甚賞音命以酒
勞之未幾或間然有聲甚厲且訝且徵則皆不對少
頃稍稍遽進云某官且聽聲勿復問舟尾橫笛者乃
賊也以此爲號而嘯其徒耳適以撲殺矣須臾有一
舟笑呼直前投爲已有應援則無應之者果詢之云

吹笛船安在舟人皆荅云已過前去矣俟賊前過急投岸獲免

監左帑龍舒張宣義嘗言有親戚遊宦西蜀路經襄漢晚投一店飯畢行戶外忽見旁左側上有一人無首以爲鬼也主人云尊官不須驚此人也非鬼也往年因患瘰癧病勢蔓衍一旦頭忽脫墜家人甚悲蔽已而竟無恙自此每有所需則以手指畫但日以粥湯灌之故至今猶存耳又曰岳侯軍中一兵犯法梟首妻方懷娠後誕一子如常人軀幹甚偉首僅如拳眉目皆雕刻則胞胎所係父母相爲感應

雪川月河莫氏稱望族嘗言某祖在未覩間在上宰以春秋馳聲嘗至一酒樓飲壁間有題字云春王三月公與夫人會於此樓蓋輕薄子携娼妓飲于此所題耳莫即援筆題其下云夏大旱秋饑冬雨雪公薨君子曰不度德不量力其死于饑寒也宜哉見者無不大噱

嘉興精嚴寺大剎也僧造一殿中塑大佛詭言婦人無子者惟祈禱於此獨寢一宵即有子殿門令其家

封鎖蓋僧於房中穴地道直透佛腹穿其頂而出夜與婦人合婦人驚問則云我是佛州民無不墮其計次日往往不敢言有仕族之妻亦往求闕中夜僧忽前既不免即嚙其鼻僧去翌日其家遣人遍於寺中物色見一僧臥病以被韜面得而視之鼻果有傷掩捕聞官時韓彥古子思爲郡將流其僧而廢其寺

楊誠齋名萬里字廷秀爲監司時巡歷至一郡郡守盛禮以宴之時適初夏有官妓歌賀新郎詞以送酒其中有萬里雲帆何時到誠齋遽曰萬里昨日到太守大慚即監係官妓

朱晦菴爲倉使時某郡太守遭捃摭幾爲按治憂惶百端未幾晦菴易節它路喜可知也有寄居官署者因召守飲出寵嫗歌大聖樂至末句云休眉鎖問朱顏去了還更來麼太守爲之起舞也

某邑宰因預借違旨遭按而歸其郡郡將乃宰公之故因留連燕有妓慧黠得宰罷官之由時方仲秋謳漁家傲十月小春梅蕋綻宰云何太早邪荅云乃預備也宰公大慚

行者紀事

吳匏庵家寫本說郛第二十卷中有此種對勘一過
沅州記時丁巳九月新移居太平故邸

隣幾雜誌

宋　臨川江休復

康定中侍禁李貴爲西邊寨主妻爲吳賊所　去家中一白犬頗馴擾祝之曰我聞犬之白乃前世爲人也爾能送我歸乎犬俯仰如聽命即裹糧隨之有警則引伏草間渴即濡身而返凡六七日出賊境其夫無恙朝廷封崇信縣君

陸參宰邑判訟田狀云汝不聞虞芮之事乎耆司不受再執詣縣云不曉會得再判云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

李戡宰邑問民間十否莫有疾苦否莫有孝悌否之類

有一患大風者藥云吾不療爾

都下弄蝎尾有五毒者三毒者云城西剝馬務蝎食馬血尤毒巳亥歲中屢有螫死者

毒虺斷首猶能聽以噬人

御史臺閣門移文用撩頭牒章郇公判審官院張觀爲中丞常用此例移審官時章爲翰林學士辨之以[illegible]事而止

客有投縉雲山寺中宿者僧爲具饌羞鱉甚美但訝其無裙耳入後屋見黃泥數十團大如缶問行者即向所食者在其中取龜以黃泥裹之三日龜服氣肥味特異

章仲鎮云章伯鎮勘會案歲給禁中椽燭十三萬條內酒坊祖宗朝用糯米八百石眞宗三千石今八萬石

王介甫云明州有一講僧夜中爲鬼物來請講欣然

從命舁行數十里寘在猪圈中比曉方悟爲鬼所侮
張樞言說楊大年臨卒戒家人曰吾頂赤趺坐汝輩
勿哭驚吾既而果然家人驚貌財復寤而寢遂卒釋
教頂赤生天腹赤生人足赤沉滯
梅聖俞云叔父從陝西漕知客卒浴殮畢他婢欲竊
其衣其屍熱如火驚告家人遂傳于外或云不祥此
當有重喪俄而嬸氏卒
持國按樂見絃斷絃續者笙竽之類吹不成聲詰之
云自有按樂器國家議黍尺數年乃定造樂器費以
萬計乃用樂工私器以享宗廟
又七廟共用羊一五方帝亦然溫成廟用羊豕各二
疑郊本用特後去特以一羊豕代之符后以永熙不
可虛配遂得升祔明德尚在故也后廟神德賀宋二
京尹潘奉慈劉李楊李升祔今獨章惠
永叔書法最弱筆濃磨墨以借其力
范希文戍邊行水邊其樂之從者前云此水不好裏
面有蟲聲如隙舉聲謂之蟲乃是魚也荅云不妨我亦食
此蟲也

原父五十謚法一篇神化無方曰尼耄期稱道曰聃
卮言日出曰周潔白不汚曰皓
橘樹直竦枝葉不相妨蜀人謂之讓木
胡瑗字翼之卒凶計至京錢公輔學士與太學生徒
百餘人詣興國戒壇院舉哀又自陳以師喪給假二
日近時無此事
王景芬職方邵氏壻常州人小兒四五歲甚俊爽病
將卒忽言翁婆留取某某長大必能塟翁婆景芬大
駭始改塟其父母邵不疑云

沈文通說故三司副使陳洎卒後婢子附語亦云生
不葬父母當得爲貴神今謫作賤貴足脛皆生長毛
云云
祖擇之押字直作一口字人問之答云口無擇言
司馬君實充史討白執政時政起居注皆並不載元
昊叛命北　請地事欲就樞密府檢尋事跡以備載
錄龐洎自至史院商量孫朴兼修國史之任國惡不
可書會龐去相遂寢
江南一節使召相者命內子立羣婢中令辨之相者

云夫人頭上自有黃氣羣婢皆竊視之然後告云某是柁上火兒雜立使辨何者是柁人云面上有水波支是亦用前術

吳冲卿說其先君爲江州瑞昌令一卒力啗巴豆如松子問其由始用飯一盌巴豆兩粒研和食稍加如藥凡盡則加巴豆減飯積以歲月至於純食巴豆此亦習噉葛之類曹操嘗啗葛

掌老太卿判太僕供祫享大牢只供特牛無羊豕公問禮直官如此不知羊豕牛俱爲太牢

太學生鄭叔雄用善醫王尚書舉正知雜吳薦爲祕書省校書郎起居舍人范師道論劾云山林有道之士大臣薦之不報而方投稷例輒行于是汝州孔旼除直講楊州孫侔除試校書州學教授

大內都知張惟吉請謚禮官以惟吉前持溫成喪不當居皇儀爭之至明時宰不知典則阿諛順旨惟言頓足泣下緣此得謚忠惠

陳執中死禮官以前事不正諫請謚榮靈寵祿光大曰榮動不成名曰靈

大名府學進士劉建侯盜官書賣之搜索既切遂焚之又與妻同殺人取其金前殺七人事明白猶且稱寃府中謂之始皇以其焚書坑儒也

程琳尚書知府曰殺之其容貌堂堂言詞辨辨博莊生大儒之盜也

藥方一大兩即今之一兩隋合三兩爲一兩

宋相公中朝書人郭忠恕司封二徐書佩觿集三卷楊泫望之當官免私家上曆亦自買紙爲江南轉運使先移文江寧府要府官月俸米麥何人擔負府

曾支脚錢

司馬君實侍先君知鳳翔府竹園中得一物如蝙蝠巨如大鴟莫有識者有自山西來者云此鼯鼠也一名飛生飛而生子每欲飛則緣樹至顛能下不能高

判尚書禮部則尚書之職判禮部貢院則侍郎之職也其名表則員外之任也王禹玉帶綰職判禮部作三字猶不解百官謝衣表御史中丞署狀而舍人作表是兼尚書員外之職也

陳執中在樞府建排墻頭夏僭使人上歎樞府不得

人於是王殷張觀與執中皆罷

孫承旨自稱韓持國作雜國齊廓大卿呼邵興宗作

元宗

祫享昭穆各有幄次謂之神帳云陳彭年所建

禮特體貴賤以爲俎實肩臂臑膊骼穀左右前後賓

主有儀今不復用司馬公說曾在并州見蕃俗頗存

此禮其最尊者得羊臆骨其次頂氈骨又說婦人不

服寬袴與襜製旋裝必前後開勝以便乘驢其風始

於都下妓女而士夫家反慕之曾不知耻辱如此又

涼衫以褐紬爲之以代毳袍韓持國云始於內臣班

行漸及士人今兩府亦然獨不肯服予讀儀禮婦人

衣上之制如明衣謂之景景明也所以禦塵垢而爲

光明也則涼衫亦所以護朝服雖出近俗不可謂之

無稽

君實又說夾拜今陝府村野婦人皆如此男子一拜

婦人四拜男子一拜城外則不然

子容判禮院見君實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今樂懸但

聞金聲餘樂掩而不聞宜罷連擊次第見其聲

歐陽永叔修唐書求罷三班院乞一開慢差遣俄除太常禮院因巡廳言朝廷將太常禮院作開慢差遣耶

予客說刑廟制戶在東廡在西當中之分則辰也近代宗室南向祔室猶在西壁祫享猶設昭穆位於戶外南北相對

武功常景王簿說慶善宮有唐碑爲民藏窖蓋民恐他人見之理認遠祖土田旁有慈德寺太宗所建今呂廢寺猶遺殘坼武宗可謂能行令矣至大中復建碑記尚存

肆赦宣德門登降川樂縣又排仗盡如外朝之儀大典禮部吉儀五十有五其二十九日癸卯五龍壇予奉勑於五龍廟謝晴廟廊並頽毀禹宿殿東道士之室亦無壇也

儀仗內五牛旗刻畫五色木牛豎旗于背載以舉狀四人舁之按六典衛尉三十二旗十八曰五牛旗皆是繡繪旗幅若五牛以牛載則其他麟鳳之類亦當如此矣

祫享行禮之際雪寒特甚上秉圭露脆助祭諸臣見
上恭虔褁手執笏者惕然皆揎廟主帝用白帊后用
青帊覆行禮則發之方木爲趺薦以重禱置主於其
上
塵俗呼野人爲沙魂未詳其義士大夫亦頗道之永
叔戲長文賢良之選既披沙而揀金吳頗憾之遷怒
于原父云某沙于心不沙于面君侯沙于面而不沙
於心愈怒焉
本曾戲馬遵舊日沙而不哨如今哨而不沙

永叔云令狐揆著書數年乃成托宋公序投獻李夷
庾夷庾問何人作序訊知其人使送銀二笏
龐相令制後舍人自署其名永叔云誥身後惟吏部
判官誥院者當押字爾
林璃王洙同作直講林謂王何相見之闊也荅云遭
此霖雨今後轉更踈闊也王曰何故荅云値這短略
蓋詆其侏儒矣
太祖忌宰相馬不入寺宗王計相乘馬入至佛殿東
素无定制也駕往寺觀燒香中丞不從由入臺翌日

幸慈孝集禧宣召乃赴

供奉官羅承嗣住州西鄰人每夜聞擊物聲穴嗦視之乃知寒凍齒相擊再贈之氊堅不受妻母來見其女方食其枕中豆贈之米麪亦不敢納遂挈其家居州南（都下俗語謂之州南）聚贍窮親四十口嘗辭水路差遣云法乘官舟載私物不得過若千斤重恐罹此罪乞換陸路差遣

祕書丞沈士龍者嘗建言害民事數十條漕司不行遂棄官歸關門不放過訴云母老病拘滯于此母必不全亦關吏之罪也士龍竟坐檀去官守追官勒停舉主關吏一例見劾

李照譏王朴編鍾不圓後得周編鍾正與朴同議者始知照之妄

次道見鄭毅夫除省判語詞中間具官某又云云當詰詞前具銜云云中當云以爾云云

程侍郎言某爲御史接伴人使中丞張觀云待之以禮荅之以簡戡佩服其言又說高敏之奉使接伴使走馬墜地前行不顧翌日高馬蹶墜地使亦不

下馬張唐公將奉使王景彝云某接伴時舊例使副每日早先立驛廳使方出相揖某則不然先請我使立階下然後前挹登堦唐公云我出疆彼亦如此奈何遂却如舊例

王景彝判三班院云某笏記上凡使臣入千五百人差殿中丞蘇哀作簿簿成只有七千六人其餘搜括並未見

楓窻小牘卷上

宋　袁褧

予迫猝渡江僑寓臨安山中父書手定都爲烏有第日對窻西烏桕省念舊聞得數十事錄之以備遺忘時晚秋蕭瑟喜有丹葉殘霞來射几案會錄成輒呼酒落之名曰楓窻小牘

藝祖受命元年秋三佛齊來貢時尚不知皇宋受禪也貢物有通天犀中有形如龍擎一蓋其龍形騰上而尾少左向宋其文即宋字也眞主受命豈偶然哉

藝祖即以此犀爲帶每郊廟則繫之

予僑家後圃有一大井是武肅王外祖家舊物井上有文曰於維此井渟育坎靈有莘有邰實此儲英時有長虹上貫青冥是惟王氣宅相先徵爰啓霸主奠綏蒼氓沛膏漸澤配德東溟臣羅隱謹頌

太祖征李筠以太宗爲大內都點檢汴民驚曰點檢作天子矣更爲一天子地邪此又人口木簡也

太平興國中蜀人張思訓製上渾儀其製與舊儀不同最爲巧捷起爲樓閣數層高丈餘以木偶爲十人以直七政自能撞鐘擊鼓又爲十二神[illegible]至其時即自執辰牌循環而出余大王父贊善公嘗入文明殿漏室中見之

國初杭粵蜀漢未入版圖總戶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五十三至開寶末增至二百五十萬八千六十五戶太宗拓定南北戶猶三百五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七此後遞增至徽廟有一千八百七十八萬之多億可謂盛矣及乘輿南渡江淮以北悉入　庭今上主戶亦至一千一百七十萬五千六百有奇生息之繁

視宣和已前僅減七百萬耳尚令此　假氣遊魂何也

太宗命儒臣輯太平廣記時徐鉉實與編纂稽神錄鉉所著也每欲採擷不敢自專輒示宋白使問李昉昉曰徐率更以博信天下乃不自信而取信於宋拾遺乎詎有率更言無稽者中採無疑也於是此錄遂得見收

楊億作二京賦既成好事者多爲傳寫有輕薄子書其門曰孟堅再生平子出世文選中間恨無隙地楊亦書門答之曰賞惜違顏事等隔世雖書我門[illegible]此地余謂此齊東之言也楊公長者肯相較若爾邪道君皇帝改元宣和人或離合其字曰一旦宋亡此與蕭巋離合後周宣政爲宇文亡日同

太常音律官田琮家庭中嘗有光怪掘地得古鐸三枚一黃鐘一中呂一土死無聲又一玉管校長于古玉管蓋漢晉間物也其年遂遷職

趙韓王疾夜夢甚惡使道流上章禳謝道流請章旨趙難言之從枕躍起索筆自草曰情關母子弟及自

出于人謀計協臣民子賢難違乎天意乃憑幽祟逞此强陽瞰臣氣血之衰肆彼魘呵之厲倘合帝心誅既不誣管蔡幸原臣死事堪永謝朱均云云密封令勿發向空焚之火正爇函而此章爲大風所掣吹墮朱雀門爲人所得傳誦于時竟不起

淳化三年冬十月太平興國寺牡丹紅紫盛開不踰春月冠蓋雲擁僧舍塡駢有老妓題寺壁云曾趁東風看幾巡冒霜開喚滿城人殘脂剩粉憐猶在欲向彌陀借小春此妓遂復車馬盈門

古人稱士農工商爲四民今有六民眞宗初即禹偁上五事有云古者井田之法農即兵也今執之士不復事農是四民之外又一民也自佛教入中國度人修寺不畊不蠶而具衣食是五民之外又一民也

李文靖賢相也與張齊賢稍不協齊賢竟以被酒失儀罷相時人語曰李相太醒張相太醉此亦里巷之公論也

汴京閨閣粧抹凡數變崇寧間少嘗記憶作大髻方

額政宣之際又尚急把垂肩宣和已後多梳雲尖巧額髻撑金鳳小家至爲剪紙襯髮膏沐芳香花鞾弓屣窮極金翠一襪一領費至千錢今聞　中閨飾復爾如瘦金蓮方瑩面丸遍體香皆自北傳南者

邢昺以九經及第鬱爲儒者乃傾意欽若納身垢汙爲士流所薄嘗奉勑撰爾雅疏義其後太學生郭盛言昔人不分老子與韓非同傳郭注邢疏無論周公不享其意即先人得無稱寃地下且郭迕逆敦邢附欽若爾雅近正今則近邪盛舉九經乞辭此疏時邢自稱子才之裔太學中語曰景純有孫子才無後

宣和中有反語云寇萊公之知人則哲王子明之將順其美包孝肅之飲人以和王介甫之不言所利此皆賢者之過人皆得而見之者也

祥符中天書既降復有道士趙壽國來上靈寶大洞人皇經稍記其首篇云爾時玉清虛皇上帝在玉清景靈之宮忽從自明簾內傳下玉音清越嘹亮三十三天一時耳根共感是諸天衆速駕雲車龍鸞塡隘天路皆滿諸天既集面覲虛皇于雲陛之下劒珮璇

琤交映左右虛皇曰嗟爾諸天聽予換號夫天有天皇地有地皇人有人皇天得清皇地得寧皇惟此林林衆滿太蒼下方大亂予閔是痌爰召宓羲遣茲訟靈下撫方州二亥後先命處天門八方歸王天下太平今茲嗣皇實惟聖神合壽千春東封泰山西封金天威鎮幽朔鬼方血腥云云其言誕譽不經皆若此類朝廷雖知其妄亦賜金帛設朝受之供奉大內呂夷簡有總髻交王至清以屢試不第隱遯山壑後以子簿畿縣薄游京師呂折簡召之不赴會仁宗詔廢郭后呂實贊之至清寓書夷簡曰僕初與坦夫書山寺論家人一卦坦夫獨以孔子反身二字爲此卦入證語乃今天子第有取于威如之吉使天下夫婦之主不得終始其義坦夫獨不可以反身之說諫之而將順至此乎安在其有證于尼父一言也僕今知讀書與仕宦自是兩截事幸哉天以布衣終我身也雖然坦夫自今永保祿位矣何者有所廢必有所愛能從人主所愛處有勳力焉亦必不愛爵祿以愛其人于衆人之外也此一牘也先爲相業唁後爲相

位賀惟坦夫兩受之夷簡大怒併其子逐焉

賢士大夫亦有天理抹煞處如錢惟演之下石寇萊公是也凶忍大奸亦有天理不泯處如秦檜之不盡殺鄂國子孫是也

洪駒父才而傲每讀時輩篇什大叫云使人齒頰皆甘其人喜而問之曰似何物駒父曰不減樹頭霜柿人每赬面而去比汴京失守粘沒喝勾括金銀駒父以奉命行事日惟觴酌幸醉中不見此時情狀竟剛紀自利峻于搜索坐貶沙門亦大寃也

余少長大梁豢養於保抱之手即淮泗之間近[illegible]帶未嘗眼見身到比一旦崩亂將母則棄妻挈妻則擲女屈身孤篷之底乘風渡淮濁浪掀空幾葬于寶應魚腹魂魄盡喪相顧失色及至江上于時海潮上逆狂濤東瀉渺迷極望雖騰價買舟猶與僧尼雜販共載一船母妻悲號至不欲渡願投江流舟發未幾檣爲風折半欹浪中滿船狂叫人心先覆幸呼他舟擲纜得抵潤州此蓋生平未遭之危合門未遘之苦也後嘗問人曰江必從此渡乎必當更有狹處其人

亦不知答既而司諫吳表臣上疏言大江之南上自荆鄂下至常潤不過十郡之間其要不過七渡上流最急者三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急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急者二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洲此七渡當擇官兵守之其餘數十處或道路迂曲水陸不便非大軍往來徑捷之處於是始知前問之失也望洋之喻豈虛也哉

慶曆三年三月呂夷簡以司徒歸第夏竦召至國門而罷詔以賈昌朝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富弼爲樞密副使弼固辭改資政殿學士乃以范仲淹代弼又以歐陽修余靖蔡襄王素充諫官一時朝野懽欣至酌酒相慶太學博士石介因作慶曆聖德頌其詞大激邪佞切齒其頌至范仲淹曰太后乘勢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太后一語仁宗含之在中不敢出之口者所不宜言其最儆心目者如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又曰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如天時韓魏公與范文正公適自陝來朝竦之密姻有令于閫者手錄此頌進于二

公且口道竦非爲諸君子慶二公去閩范拊股謂韓曰爲此惟鬼輩壞之也韓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壞孫復聞之亦曰石守道禍始於此矣

汴中呼餘杭百事繁庶地上天宮及余邸寓山中深谷枯田林莽塞目魚蝦屏斷鮮適莫構惟野葱苦蕒紅米作炊炊汁許許代脂供飲不謂地上天宮有此受享也

國朝婦人封自執政以上封夫人尚書以上封淑人侍郎以上封碩人太中大夫以上封令人中散

以上封恭人朝奉大夫以上封宜人朝奉郎以安人通直郎以上封孺人然夫人有國郡之異而臣一準文階其後三公大將封帶王爵者妾亦受封特視正妻減階耳若郡縣君則先曾王大母亦封縣君正和二年詔除之

本朝以童子舉如國初賈黃中舉自五代不論若太宗朝洛陽郭忠恕通九經七歲舉童子科淳化二年賜泰州童子譚孺卿出身雍熙間得楊億年十一以童子召對授祕書正字咸平間得宋綬景德間撫州

進士晏姝年十四大名府進士姜蓋年十三祥符間
又得李淑又趙煥以童子召對令從祕閣讀書時年
十二蔡伯希年四歲誦詩百餘篇召爲祕書正字神
宗朝元豐七年賜饒州童子朱天錫五經出身年九
歲賜錢五萬又天錫從兄天申年十二試十經皆通
賜五經出身紹興七年賜處州孝童周智出身乾道
淳熙間呂嗣興王克勤賜童子出身先君子以十歲
通九經以不謁丁晉公擯不以聞竟不得與諸名
同年治朝也

壽山艮嶽在汴城東北隅徽宗所築初名鳳凰山後
改壽山艮嶽周圍十餘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
介亭分東西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蕚綠華臺家
大夫嘗承命作頌曰玉皇御天金母嫁女琱璧成車
裁瑛作麈龍馭崑丘鳥發玄圃笑月光微看雲色阻
荷露添華柳烟生嫵九重歡眷六宮遜處乃搆椒房
用當金宇碌碌宜堦瑟瑟爲戶碧落深沉青霞墉堵
小臣獻頌庶叶萬舞書館八仙館紫石巖棲眞登覽
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峯並峙有鴈池雍雍

亭山之西有藥寮西莊巢雲亭白龍泥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三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嶺畔有倚翠樓上下設兩閣閣下有平地鑿大方沼沼中作兩洲東爲蘆渚浮陽亭西爲梅渚雪浪亭西流爲鳳池西出爲鴈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有巢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雪亭復由嶝道上至介亭亭左有極目亭蕭森亭右有麗雪亭半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上流注山澗西行爲漱瓊軒又行石間爲凍丹凝觀圓山三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澌閣北

并有勝筠菴躡雲臺蕭閒閣飛岑亭支流別爲爲回溪又於南山之外爲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山之西北有老君洞爲供奉道像之所其地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曲江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丘門而止西則是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閶闔門爲複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既成帝自爲艮嶽記以爲山在國之艮位故名艮嶽嶽之正門名曰陽華故亦號陽

華宮宣和五年朱勔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河斷橋毀堰拆插數月乃至會初得燕山之地因賜號敷慶神運石石傍植兩檜一夭矯者名朝日升龍之檜一偃蹇者名臥雲伏龍之檜皆玉牌金字書之徽宗御題云拔翠琪樹林雙檜植靈囿上稍蟠木枝下拂龍髯茂撐拏天半分連卷虹南負爲棟復爲梁夾輔我皇諱嗟乎檜以和議作相不能恢復中原已兆於半分南負而一結更是高廟御名要皆天定也巖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峯曰慶雲萬態奇峯又作絳霄樓直山北勢極高峻夐出雲[illegible]工藝[illegible]巧其後羣閹興築不已四方花竹奇石悉萃於斯珍禽異獸無不畢集命市人薛翁豢擾馴狎駕至迎立鞭扇間名萬歲山珍禽命局曰來儀所及金芝產于艮嶽萬壽峯只改名壽嶽

先三老碑在扶溝石牛廟後徙墓下碑橫裂爲二上復破泐如圭然光瑩可鑒少嘗從祖父詣碑拜讀至斬賊公先勇食邑遺鄉六百戶事考之東漢先人列傳子不可得後從駕南渡得歐陽公集古錄第釋序

世次及缺文而已最後得趙明誠金石錄始知公先勇爲公孫勇又不知出自何書今耄矣目不能觀書徒悒悒此事未了忽從宇文學博處得鄱陽洪景伯碑跋方知此事在范書田廣明傳傳云故城父令公孫勇謀反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圉圉使小史侍之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等共收捕之上封四人爲侯小史竊言上問之對曰爲侯者得東歸否上曰汝鄉名爲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汝矣於是賜小史爵關內侯食邑遺鄉六百戶不覺快躍而起籜冠墮地老髮躧躧弗暇手握也家世讀書碑碣尚在至千年不知碑石上事媿已媿已

余嘗見內庫書金樓子有李後主手題曰梁孝元謂王仲宣昔在荊州著書數十篇荊州壞盡焚其書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斑後西魏破江陵帝亦盡焚其書曰文武之道盡今夜矣何荊州壞焚書二語先後一轍也詩以慨之曰牙籤萬軸裹紅綃王粲書同付火燒不是祖龍留面目遺篇那得到今朝書卷皆薛濤紙所抄惟今朝字誤作

金朝徽廟惡之以筆抹去後書竟如讖入金也

丁謂傾意以媚萊公冀得大拜然事未可必生平最尚禨祥每晨占鳴鵲夜看燈蕊雖出門歸邸亦必竊聽人語用卜吉兆時有無賴于慶貧寒不振計且必死凍餓謀于一落第老儒老儒曰汝欲自振必易姓名當大濟耳幸無忘我慶拜而聽之老儒遂改于爲丁易名宜祿使投身於謂謂大喜收之門下皆怪問之謂不答第曰吾得此人大拜必矣不旬月而謂果入相此人遂以寵冠紀綱雖大僚節使無弗倚藉

說不踰年而宜祿家十萬矣老儒亦以引見竟得授大郡至今相傳不解所謂項偶讀沈約宋書曰宰相蒼頭呼爲宜祿且復姓丁愈愜所念莫謂晉公眼不讀書也

道君皇帝以于闐玉益八寶爲九寶其文云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王初寮草詔曰太極函三運神功于八索乾元用九增寶曆於萬年八索用九可謂切事徽廟以銀椀盛蘇合香賜之

司馬溫公保身說云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

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倘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蛇虺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也先君書此以置座右蓋自鑑其生平所遭耳吳趙諸公惜不早見及此遂陷秦氏酷禍悲哉

杭州江堤築是梁開平四年八月時錢氏始霸武肅王以候潮通江二門之外潮水衝齧版築不就命强弩數百射之潮水爲避擊西陵遂以竹籠石植大木圍之率數歲輒復壞祥符七年潮直抵郡城守臣戚綸漕臣陳堯佐議累木爲岸實薪土以捍之或言非便命發運使李溥按視十月壬戌溥請如錢氏舊制立木積石以捍潮波從之其後踰年隄不成卒用薪土天聖四年二月辛酉侍御史方謹言請修江岸二斗門慶曆六年漕臣杜杞築錢塘隄起官浦至沙陘以捍風濤浙江石塘勑於錢氏景祐中工部郎中張

夏爲轉運使置閘江兵掾石修塘人爲立祠紹興二
十年修石堤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吏部尚書
林大鼐言潮爲吳患其來已久捍禦之策見於浙江
亭碑自江流失道潮與洲門怒號激烈千霆萬鼓民
以不寧宜頒置一司究利病而後興工乾道七年十
一月十八日帥臣沈復修石堤成增石塘九十四丈
武肅王還臨安與父老飲有三節還鄉之歌父老多
不解王乃高擧吳音以歌曰你輩見儂底歡喜別是
一般滋味子長在我儂心子裏至今在童遊女
奔期問答之歌呼其宴處爲歡喜地
汴京故宮蹟雲蔽日常在夢寐稍能記憶條載於此
宮城本五代周舊都宋因之建隆三年廣皇城東北
隅命有司畫洛陽宮殿規模圖修之周圍五里南三門
中曰乾元東曰左掖西曰右掖東西面門曰東華西
華北一門曰拱宸乾元門內正南門曰大慶東西橫
門曰左右升龍左右北門內各二門曰左右銀臺東
華門內一門曰左承天祥符西華門內一門曰右承
天左承天門內道北門曰宣祐正南門內正殿曰大

慶東西門曰左右太和正衙殿曰文德兩掖門曰東
西上閣東西門曰左右嘉福大慶殿北有紫宸殿視
朝之前殿也西有垂拱殿常日視朝之所也次西有
皇儀殿又次西有集英殿宴殿也殿後有需雲殿東
有昇平樓宮中觀宴之所也宮後有崇政殿閱事之
所也殿後有景福殿殿西有殿北向曰延和便坐殿
凡殿有門者皆隨殿名宮中有延慶安福觀文清景
慶雲玉京等殿壽寧堂延春閣福寧殿東西有門曰
左右昭慶觀文殿西門曰延眞其東眞君殿積慶

神威眞閣又有龍圖閣下有資政崇和宣德
殿天章閣下有羣玉蕊珠二殿有寶文閣閣東西有
嘉德延康二殿前有景輝門後苑東門曰寧陽苑內
有崇聖殿太清樓其西又有宣聖化成金華西涼清
心等殿翔鸞儀鳳二閣華景羣芳瑤津三延延福宮
有穆清殿延慶殿北有承儀殿崇徽殿北有欽明殿
延福宮北有廣聖宮內有太清玉清冲和集福會祥
五殿建流盃殿於後苑又有慈德殿觀稼殿延曦閣
翥英殿隆儒閣慈壽殿慶壽宮保慈宮玉華殿基春

殿睿思殿承極殿崇慶隆祐二宮睿成宮宣和殿聖瑞宮顯謨閣玉虛殿玉華閣親蠶宮燕寧殿延福宮政和三年春作新宮始南向殿因宮名曰延福次曰蕊珠有亭曰碧琅玕其東門曰晨暉其西門曰麗澤宮左復列二位其殿有穆清成平會寧睿謨凝和崑玉羣玉其東閣則有蕙馥報瓊蟠桃春錦疊瓊芬芳麗玉寒香拂雲偃蓋翠葆鉛英雲錦蘭薰摘金其西閣有繁英雪香披芳鉛華瓊華文綺絳萼穠華綠綺瑤碧清陰秋香叢玉抉玉絳雲會寧之北疊石

山上有殿曰翠微旁爲二亭曰雲巋曰層巘凝和之次閣曰明春其高踰一百一十尺閣之側爲殿二曰玉英曰玉潤其輩附城築土植杏名杏岡覆茅爲亭修竹萬竿引流其下宮之右爲位二閣曰晏春廣十有二丈舞臺四列山亭三峙鑿圓池爲海跨海爲亭架石梁以升山亭曰飛華橫度之四百尺有奇縱數之二百六十有七尺又流泉爲湖湖中作隄以接亭隄中作梁以通湖梁之上又爲茅亭鶴莊鹿砦孔翠諸柟蹄尾動數千嘉花名木類聚區別幽勝宛若生

成西抵麗澤不類塵境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宮東西二橫門皆視禁門法所謂晨暉麗澤者也而晨暉門出入最多其後又跨舊城修築號延福第六位跨城之外浚濠深者水三尺東景龍門橋西天波門橋二橋之下疊石爲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其後又闢之東過景龍門至封丘門此特大槩耳其雄勝不能盡也

余汴城故居近陳州門內蔡河東畔居後有圃喬林深竹映帶城隅中有來鶴亭王大父時有野鶴來棲遂馴狎不去蘇子瞻有詩云鴻漸徧宜丹鳳南氣霞披月羽毿毿酒酣亭上來看舞有客新名喚作耽每誦此詩未嘗不淚滿青衫也

子瞻又有與王大父手墨一紙云累日欲上謁竟未暇辱教承足疾未平不勝馳繫足疾惟葳靈仙牛膝二味爲末蜜丸空心服必効之藥也但葳靈仙難得眞者俗醫所用多薈本之細者爾其驗以味極苦而色紫黑如胡黃連狀且脆而不韌折之有細塵起向明示之斷處有黑白暈俗謂之有鴝鵒眼此數者備

然後爲眞服之有奇驗腫痛拘攣皆可已久乃有走及奔馬之効二物當等分或視臟氣虛實酌飲牛膝酒及熟水皆可下獨忌茶耳犯之不復有効若常服此卽每歲收穰皁莢芽之極嫩者如造草茶法貯之以代茗飲此効屢常目擊知君疾苦故詳以奉白元素書已作稍暇詣見軾白彥方足下王大父有末疾故以此方見示此紙尚存篋中渡江已來與妻孥共寶者

徽廟嘗采驄馬至太和宮前忽宣平日所愛小烏其馬至御前馬足不肯進左右鞭之益鳴跳不如調馴時圉人進曰此願封官耳上曰猴子且官供奉況使小烏白身邪勑賜龍驤將軍然後帖然就轡

荊公柄國時有人題相國寺壁云終歲荒蕪湖浦焦貧女戴笠落柘條阿儂去家京洛遥驚心寇盜來攻剽人皆以爲夫出婦憂荒亂也及荊公罷相子瞻召還諸公飲蘇寺中以此詩問之蘇曰于貧女句可以得其人矣終歲十二月也十二月爲青字荒蕪田有艸也艸田爲苗字湖浦焦水去也水旁去爲法字女

戴笠爲安字柘落木條剩石字阿儂是吳言合吳言爲誤字去家京洛爲國寇盜爲賊民蓋言青苗法安石誤國賊民也

家大夫嘗謂曾子固南齊書序是一部十七史序不可不熟看其要處云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其言至約其體至備而爲之二典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無不盡也至于後世諸史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得赫然傾動天下之耳目而一時偷奪悖理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第其中反覆照應處多累句重疊爲可惜耳

汴京河渠凡四曰蔡河自陳蔡由西南戴樓門入京城繚繞向東南陳州門出曰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從東水門入京城繞州橋御路水西門出曰五丈河

來自濟鄆自新曹門入通汴河曰金水河自京城西南分京索河築隄從汴河上用木槽架過從西北水門入京城夾墻遮擁入大內灌後苑池浦先是詔析金水河透槽回水入汴北引洛水入禁中賜名天源河然舟至即啟槽頻妨行舟乃自城西超宇妨引洛由咸豐門立隄凡三千三十步水遂入禁而槽廢

吳越忠懿王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生以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薨年政六十是夕大流星墜于正寢之上光燭滿庭

羅昭諫投身武肅特加殊遇復命簡書辟之曰仲宣遠託婁荊州都緣亂世夫子辟爲魯司寇只爲故鄉以劉爲婁避武肅嫌名也

余邸寓于錢氏之舊鄉蒼山碧樹想見衣錦風烟因念余昔家京邑每過南宮城大學左方禮賢宅未嘗不欽仰忠懿之賢雖喬木垂楊朱門雕砌宛若猶在于時子姓貧寒至有衣食不周者嘗讀兩朝供奉錄太祖太宗雖所賜金器六萬四千七百餘兩銀器四十萬八千八百餘兩玉石器皿一萬七千事寶玉帶

四十二條錦綺一十六萬六千三百餘疋然忠懿入
貢如赭黃犀龍鳳龜魚仙人鰲山寶樹等通犀帶凡
七十餘條皆希世之寶也玉帶二十四紫金獅子帶
一金九萬五千餘兩銀一百一十萬二千餘兩錦綺
二十八萬餘疋色絹七十九萬七千餘疋金飾玳瑁
器一千五百餘事水晶碼碯玉器凡四千餘事珊瑚
十高三尺五寸金銀飾陶器一十四萬餘事金銀飾
龍鳳船舫二百艘銀粧器械七十萬事白龍腦二百
餘斤及歸國之初舉朝文武閹寺皆有餽遺蓋有國
已來所積一空矣

楓窗小牘卷下

宋 袁褧 聚

舊京工伎固多奇妙即烹煮槃案亦復擅名如王樓梅花包子曹婆婆肉餅薛家羊飯梅家鵝鴨曹家從食徐家瓠羹鄭家油餅王家乳酪段家燒物石逢巳子南食之類皆聲稱于時若南遷湖上魚羹宋五嫂羊肉李七兒仍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之類皆當行不數者宋五嫂余家蒼頭嫂也每過湖上時進肆慰談亦他鄉寒故也悲夫

北部郎洪湛以王欽若賄賣任懿及第累謫儋州竟死海外忽有相識遇洪大庚嶺猶儀衛赫然若有官者相識謂是赦還與執手慶慰洪曰我往捕王欽若耳言訖不見其人愕然已而欽若病甚口呼洪卿寬我我以千金累卿然惠秦已橐百兩不難償卿九百也觀此則二百五十金之說猶當時鞫者默爲欽若減貫也然湛寃極矣

名畫李成以山水供奉禁中然以子姓饒貲爲宮市珠玉大商不易爲人落筆惟性嗜香藥名酒人亦不知獨相國寺東宋藥家最與相善每往醉必累日不特紙素揮灑盈滿箱篋即舖門兩壁亦爲淋漓潑染識者謂壁畫最入神妙惜在白堊上耳

思陵神輿就祖道祭陳設窮極工巧百官奠哭紙錢差小官家不喜諫官以爲俗用紙錢乃釋氏使人以過度其親者恐非聖主所宜以奉賓天也今上抵於地曰邵堯夫何如人而祭先亦用紙錢豈生人處世如汝能日不用一錢否乎

岳少保既死獄籍其家僅金玉犀帶數條及瑣鎧兜

鍪南蠻銅弩鑌刀弓劒鞍轡布絹三千餘疋粟麥五千餘斛錢十餘萬書籍數千卷而已視同時諸將如某某輩莫不寶玩滿堂寢田園佔畿縣享樂壽考妻兒滿前禍福頓懸不意如此天道亦自有不可知者

本朝曆凡十變在建隆則曰應天在太平興國則曰乾元在咸平則曰儀天在天聖曰崇天在治平曰明天在熙寧曰奉天在元祐曰觀天在崇寧曰占天未幾又改曰紀元在紹興曰統元

眞宗時賈昌朝撰國朝時令初景祐中丁度等承詔約唐時令爲國朝時令以備宣讀最後昌朝又[illegible]蔡邕高誘李林甫諸家月令之說爲集時劉安靜撰時鏡所書以四時分十二月各繫其事孫岊撰備用時令見賈昌朝所奏時令見夫紹興中雖訪得之非復舊本乃以景祐曆書者日月之合疏列分度併取一二名數註字音於下以備閱時之宜焉

余少從家大夫觀金明池水戰見船舫廻旋戈甲照耀爲之目動心駭比見錢塘水軍戈船飛虎迎弄江濤出沒聚散欻忽如神令人汗下以爲金明池事政

如兒戲耳至如韓蘄王困　王天蕩飛輪八檄踏車
槃回江面者更不知何如也
熙寧元年十月詔須河北諸軍教閱法凡弓分三等
九斗爲第一八斗爲第二七斗爲第三弩分三等二
石七斗爲第一二石四斗爲第二二石一斗爲第三
余始寓京邸于紹興二年五月大火僅挈母妻出避
湖上此時被燬者一萬三千餘家及家山申六年十
二月京師復火更一萬餘家人皆以爲中興之始歟
元建炎致此然周顯德五年夏四月辛酉城南火
延于內城忠懿王避居都城驛詰旦且焚鎮國弁王
泣禱而滅計一萬九千餘家但臨安撲救視汴都爲
疎東京每坊三百步有軍巡舖又于高處有望火樓
上有人援望下屯軍百人及水桶洒篩鉤鋸斧杖梯
索之類每遇生發撲救須臾便滅
高廟在建康有大赤鸚鵡自江北來集行在承塵上
日呼萬歲宦者以手承之鼓翅而下足有小金牌有
宣和二字因以索絡置之稍不驚惟比上膳以行在
草草無樂鸚鵡大呼尚樂起方響久之曰卜娘子

不敬萬歲蓋道君時掌樂宮人以方響引樂者故猶
以舊格相呼高廟爲罷膳泣下後此鳥持至臨安忽
死高宗親爲文祭之云金距鋒裳何意朱紫乘軒駭
散纓羅鬮死不遠長江來自沛水匪饑則附曰忠自
矢謝跡雲端投身禁裏每呼舊人以勵近侍禽言若
斯鳥官誰似云胡委羽歸魂鶡尾借號有烏來朝無
雉漸肯爲儀曆仍輝紀尚饗宸翰灑灑一時大手當
爲置筆
眞宗皇帝祀汾而還駕過伊闕親酒宸翰爲銘勒石

文不加點羣臣皆呼萬歲其文曰夫結而爲山融而
爲谷設險阻於地理資守距於國都足以表坤載之
無疆示神州之大壯者也矧復洪源南導高岸中分
夏禹濬川初通關塞周成相宅肇建王城風雨所交
形勢斯在靈葩珍木接畛而揚芬盤石檻泉奔流而
激響寶塔千尺蒼崖萬尋祕等覺之眞身刻大雄之
尊像豈獨勝遊之是屬故亦景貺之潛符躬薦兩圭
祝汾陰而祈民福言旋六轡臨雒宅而觀土風既周
覽於名區乃刊文於眞銘曰高闕巍巍羣山迤邐乃

固王域是通伊水形勝居多英靈萃止螺髻偏摩鴈
塔高峙奠玉河濱回輿山趾鳴蹕再臨貞珉斯紀
國朝開獻書之路祥符中獻書者十九人賜出身得
書萬七百五十四卷宣和五年三館參校榮州助教
張頤所進書二百二十三卷李東一百六十二卷皆
係闕遺乞加褒賞頤賜進士出身東補廸功郎七年
取索到王闡張宿等家藏書以三館祕閣書目比對
所無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闡補
承務郎宿補廸功郎

余從祖姑壻陳從易得與太清樓校勘天聖三年
月陳以十代興亡論妄加塗竄同官皆降職
崇寧二年五月祕閣書寫成二千八十二部未寫者
一千二百十三部及闕卷二百八十九立程限繕錄
政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戊戌校書郎孫覿奏四庫
書尚循崇文舊目頃訪求遺書總目之外凡數百家
幾萬餘卷請譔次增入總目合爲一卷詔覿等譔次
名曰祕書總目及汴京不守悉爲金輦去車駕渡
江詔搜江浙閩粵載籍四庫至四萬四千四百八十

六卷較崇文舊目多一萬三千八百十七卷又思陵以萬幾之暇御書六經論語史記列傳刊石立于太學典籍之盛無媿先朝第奇祕闕逸較前少損所增多近代編述耳

余向從汴中得見錢武肅王鐵券其文曰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監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持節潤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寔封一百戶錢鏐朕聞銘鄧隲之勳言垂漢典載孔悝之德事美魯經則知褒德策勳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僭僞爲昏鏡水狂謀惡迹漸染齊人爾能披攘兇渠盪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氛祲清其化也疲羸泰拯於粤於塗炭之上師無私焉保餘杭於金湯之固政有經矣志獎王室績冠侯藩溢于旂常流在丹素雖鍾繇刊五熟之釜竇憲勒燕然之山未足顯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板申以誓詞長河有似帶之期泰華有如

拳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寵榮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賫券中使則焦楚鍠也

歐陽文忠公樊侯廟災記眞稿舊存余家其中改竄數處如立軍功三字稿但曰起家平生曰生平振目曰瞋目勇力曰威武雄武曰英勇生能萬人敵死不能庇一躬曰生能讋喑啞叱咤之主死不能保束艸附土之形有司曰殘暴後喑嗚叱咤四字無第[illegible]使風馳電擊憑此咆哮凡定二十三字書亦遒勁[illegible]家從祖倅鄭故得其稿今竟失去不得與蘇公手書並存惜哉

紹興九年十月二十一日詔皇太后宮殿名慈寧三十日畢功羣臣上表云臣等言德之大者必盡萬物之報以稱其禮孝之至者必得四表之心以寧其親天祚文武之隆世基任姒之德仰模太紫前考異宮宜昭揭於鴻名以答揚於流澤臣中賀竊以來朝置衛遠存長樂之鴻名中禁承顏近著寶慈之茂實皆

以體王居於宸極據寶執於坤靈廣一人欽愛之風極萬世尊崇之奉載新令典允屬聖時伏惟皇帝達孝通于神明要道形于德教紹復大業對越祖宗在天之靈抑畏小心躬蹈帝王高世之行人與能而樂戴天復命以中興上推履武之祥丕啓生商之慶方且致天下之養用寅奉於母儀成路寢之威示日嚴於子道臣等率籲衆志懇欵一詞爰籍合於前章極崇施於顯號叶情文而並舉煥典冊以增華輦道中通朝夕燕兩宮之奉珮環入覲時節奉萬年之觴示垂

裕於無疆益儲休於有美伏請建皇太后宮殿以志寧爲名時顯仁太后尚覊　庭讀此眞堪爲高廟泣下也

鷄冠花汴中謂之洗手花中元節前兒童唱賣以供祖先今來山中此花滿庭有高及丈餘者每遥念墳墓涕泣潸然乃知杜少陵感時花濺淚非虛語也

項從臨安得見石晉授文穆王玉冊文曰惟天福八年歲次癸卯十月丙午朔六日辛亥皇帝若曰在天成象拱辰分將相之星惟帝念功啓土列侯王之國

朕所以法昊穹而光宅稽典禮以疏封而況世著大
勳時推令器探寶符而嗣位杖金鉞以宣威羽翼大
朝藩籬東夏宜列諸侯之上特隆一字之封簡自朕
心叶于輿論咨爾保邦宣化忠正翊戴功臣起復鎮
國大將軍右金吾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太
師兼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充鎮海鎮東等軍節
度浙江東西等道管內觀察處置兼兩浙監鐵制置
發運營田等使上柱國吳越國王食邑一萬七千戶
寔封四千戶錢佐爲時之瑞命世而生負經文緯武
之才蘊開物成務之志英華發外精義入神亞夫[illegible]
社稷之勳顧榮擅東南之美眷言祖考志奉國朝清
吳越之土疆執桓文之弓矢天資厥德代有其人荷
基搆以克家事梯航而述職殊庸斯在信史有光是
舉彝章爰行盛典土茅符節方推翼世之賢黻冕輅
車更重策勳之禮斯爲異數允屬眞王今遣光祿大
夫檢校司徒行太子賓客上柱國太原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王玟使副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郎中柱
國賜紫金魚袋趙熙等持節備禮冊爾爲吳越國王

於戲周寵元臣四履錫命漢封異姓八國始王指河
岳以誓功俾子孫而襲爵爾纂服舊業朕考前文勿
亡必復之言更廣無窮之祚懋昭前烈爾惟欽哉
余家藏春秋繁露中缺兩紙比從藏書家借對缺紙
皆然即館閣訂本亦復爾爾不知當時校勘受賞銀
絹者得無媿乎後從相國寺資聖門買得抄本兩紙
俱全此時歡喜如得重寶架裘似為生氣及離亂南
來缺本且不可得矣
東坡歐公集序云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
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媿於古士亦因
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
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
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劉隋
司馬溫公文集序云是文也君天下者得之足以鑒
興衰通治體公卿大夫得之足以勸忠嘉盡臣節士
庶人得之足以儉身厲行為君子之歸以至山顛水
涯幽人放客得之則浩歌流詠掛酌厭飫隨取隨足
兩公之文真不媿蘇劉序言也

國朝自建隆至靖康自建炎至乾道大赦凡一百二
十有三恩沾率土可謂至矣嘗讀神宗即位大赦詔
曰夫赦令國之大恩所以蕩滌瑕穢納於自新之地
是以聖王重焉中外臣僚多以赦前事捃摭吏民興
起訟獄苟有詿誤咸不自安甚非持心近厚之宜使
吾號令不信於天下其曰詔內外言事按察官司每
得依前舉劾且按取旨否則科違制之罪知諫院司
馬光上言切惟御史之職本以繩按百辟糾摘姦邪
之狀固非一日所爲國家素尚寬仁數下赦令或一
歲之間至於再三若赦前之事皆不得言則其可
者無幾矣萬一有姦邪之臣朝廷不知誤加進用御
史欲言則違今日之詔若其不言則陛下何從知之
臣恐因此言者得以籍口偷安姦邪得以放心不懼
此乃人臣之至幸非國家之長利也請追改前詔刊
去言事兩字帝命光送詔於中書

周顯德中嘗詔王朴考正雅樂朴以爲十二律管互
吹難得其眞乃依京房爲律準以九尺之弦十三依
管長斷分寸設柱用七聲爲均樂乃和至景祐元年

九月帝御觀文殿詔取王朴律準觀視御筆篆寫律準字於其底復付太常祕藏本寺模勒刻石于廳事博士直史館宋祁爲之贊其詞曰有周有臣嗣古成器絲寫琯音柱分律位俾授攸司謹傳來世上聖稽古規庭閱視嘉御正聲親銘寶字奎鈎奮芒河龍獻勢樂府增榮乾華俯賁用協咸韶永和天地元祐二年七月朔皇帝既視文德朝翰林學士拜疏於廷曰陛下即位尊有德親有道詔舉賢良方正經明行修藝文之士欲以幸教天下甚惠夫太學者教化之原也且先皇帝初斥三學舍增弟子至三千員惟聖上幸照臨其宮上以問丞相丞相曰學士議是今歲屢豐賀海內誠無事而陛下聰明仁孝好學出天性不因是以風動四方則事尚何可爲者況祖宗之舊章皆在可考請下有司討論以進制曰可以歲十月庚午駕自景靈宮移伏謁孔子祠入門降輦步就小次由東階以升奠爵再拜禮官告禮成然後退幸太學詔博士皆升堂坐諸生兩廡下乃命國子祭酒講書之無逸終篇因而幸武成王廟而過左丞相

實從於是率諸公賦詩以形容之在位者皆屬和寸
二月詩至太學祭酒司業合其僚屬以謀之曰此太
平希潤盛事也太學何敢私有必刻金石以傳之天
下爲稱且屬格非序其本末格非編惟成周之隆其
人君起居動作之美載於詩聲於樂者多出於左右
輔弼之臣而王之德意志慮至設官而傳道之不爲
區區也今丞相諸公賦詩與雅頌之作無異祭酒欲
傳之天下與道王之德意無異宜刻石不疑元祐七
年正月十日謹序此李公格非筆也諸公詩皆七言

以章庫行王堂爲韵賦詩諸公爲呂公大防蘇公頌
韓公忠彥蘇公轍馮公京王公巖叟范公百祿梁公
燾劉公奉世顧公臨李公之純孫公升馬公默范公
純禮王公欽臣孔公武仲陳公軒吳公安持豐公稷
趙公挺之李公師德李公階王公誼許公彥孫公誥
蔡公肇周公邦默傅公楫宋公彬周宋公商吳公師
仁張公敦義劉公符陳公祥道鄧公忠臣李公格非
凡三十六人

東坡謂食河魨值得一死余過平江姻家張諫院言

南來無他快事秪學得手煑河魨耳須臾烹煑對余方且共食忽有客見顧俱起筵欵爲猫翻盆犬復佐食頃之猫犬皆死幸矣哉奪兩人於猫犬之口也乃汴中食店以假河魨餉人以今念之亦足半死

湖湘故事

宋　陶岳

徐仲雅題合歡牡丹云平分造化雙包去拆破春風兩面開

羅漢條後洞有草蔓結如帶長丈餘附木而生相傳謂之羅漢條畢田詩云五百移栖絕洞深空留轍跡杳難尋綠絲條帶何人施長到春來掛滿林

湖南馬氏作會春園開宴徐東野作詩有數聯爲當時所稱云珠璣影冷偏粘艸蘭麝香濃却損花山色

遠堆羅黛雨艸梢春戛麝香風衰蘭寂寞含愁綠小杏妖嬈弄色紅

蔣維東字孟陽零陵人旅中書懷云未有一夜夢不歸千里家

段成式與溫庭筠詩序云予在九江造雲藍紙輒送五十板

楚僧惠崇工詩於近代釋子中爲傑出如河分崗勢斷春入燒痕青陰井生秋早明河轉曙遲香淺氷生井宵分月上軒掩門青檜老出定白髭長浪經蛟浦

澗出入鬼門寒可謂去唐不遠